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呻吟語 世運

勢之所在，天地聖人不能違也。勢來時即摧之，未必遽壞；勢去時即挽之，未必能回。然而聖人每與勢忤，而不肯甘心從之者，人事宜然也。世人賤老，而聖王尊之；世人棄愚，而君子取之；世人恥貧，而高士清之；世人厭淡，而智者味之；世人惡冷，而幽人寶之；世人薄素，而有道者尚之。悲夫！世之人難與言矣。

壞世教者，不是宦官宮安，不是農工商賈，不是衙門市井，不是口口。

古昔盛時，民自飽暖之外無過求，自利用之外無異好，安身家之便而不恣耳目之欲。家無奇貨，人無玩物，餘珠玉於山澤而不知寶，贏繭絲於箱篋而不知繡。偶行於途而知貴賤之等，創見於席而知隆殺之理。農於桑麻之外無異聞，士於禮義之外無羨談；公卿大夫於勸深訓迪之外無簿書。知官之貴，而不知為民之難；知貧之可憂，而不知人富之可嫉。夜行不以兵，遠行不以餼。施人者非欲其我德，施於人者不疑其欲我之德。訢訢渾渾，其時之春乎？其物之胚孽乎？吁！可想也已。

伏羲以前是一截世道，其治任之而已，已無所與也。五帝是一截世道，其治安之而已，不擾民也。三王是一截世道，其治正之而已，不使縱也。秦以後是一截世道，其治劫之而已，愚之而已，不以德也。

世界一般是唐虞時世界，黎民一般是唐虞時黎民，而治不古若，非氣化之罪也。

終極與始接，困極與亨接。

三皇是道德世界，五帝是仁義世界，三王是禮義世界，春秋是威力世界，戰國是智巧世界，漢以後是勢利世界。

士鮮衣美食，浮淡怪說，玩日愒時，而以農工為村鄙；女傅粉簪花，冶容學態，袖手樂游，而以勤儉為羞辱；官盛從豐供、繁文縟節、奔逐世態，而以教養為迂腐。世道可為傷心矣。

喜殺人是泰，愁殺人也。泰之人昏惰侈肆，泰之事廢墜寬罷，泰之風紛華驕蹇，泰之前如上水之篙，泰之世如高竿之頂，泰之後如下坂之車。故否可以致泰，泰必至於否。故聖人憂泰不憂否。否易振，泰難持。

世之衰也，卑幼賤微氣高志肆而無上，子弟不知有父母，婦不知有舅姑，後進不知有先達，士民不知有官師，郎署不知有公卿，偏裨軍士不知有主帥。目空而氣勃勃，恥於分義而敢於陵駕。嗚呼！世道至此，未有不亂不亡者也。

節文度數，聖人之所以防肆也。偽禮文不如真愛敬，真簡率不如偽禮文。偽禮文猶足以成體，真簡率每至於逾閒；偽禮文流而為象恭滔天，真簡率而為禮法掃地。七賢八達，簡率之極也。舉世牛馬而晉因以亡。近世士風崇尚簡率；蕩然無檢，嗟嗟！吾莫知所終矣。

天下之勢頓可為也，漸不可為也。頓之來也驟驟多無根，漸之來也深深則難撼。頓著力在終，漸著力在始。

造物有涯而人情無涯，以有涯足無涯，勢必爭，故人人知足則天下有餘。造物有定而人心無定，以無定撼有定，勢必敗。

故人人安分則天下無事。

天地有真氣，有似氣。故有鳳皇則有昭明，有粟穀則有稂莠，兔葵似葵，燕麥似麥，野菽似菽，槐藍似槐之類。人亦然皆似氣之所鍾也。

六合是個情世界，萬物生於情死於情。至人無情，聖人調情，君子制情，小人縱情。

變民風易，變士風難；變士風易，變仕風難。仕風變，天下治矣。

古之居官也，在下民身上做工夫；今之居官也，在上官眼底做工夫。古之居官也尚正直，今之居官也尚穀阿。

任俠氣質皆賢者也，使人聖賢繩墨，皆光明俊偉之人。世教不明，紀法陵替，使此輩成此等氣習，誰之罪哉！

世界畢竟是吾儒世界，雖二氏之教雜出其間，而紀綱法度、教化風俗，都是二帝三王一派家數。即百家井出，只要主僕分明，所謂元氣充實，即風寒入肌，瘡瘍在身，終非危症也。

一種不萌芽，六塵不締構，何須度萬眾成羅漢三千？九邊無夷狄，四海無奸雄，只宜銷五兵鑄金人□□。